

第十四章

奸情谋杀，“以血祭天”

军法处不知从什么地方又调来两位军法官：一个姓姚的“满洲人”上校，一个日本人石突少校。姚上校是南方人，大个子，有五十多岁；石突上校却瘦小枯干，一双高腰靴子已占去了他全身的一半，加上一副黑框大眼镜，满口大板牙，翻鼻孔下一撮像趴个屎壳螂似的日本胡，“完美”地组合成了一个典型的鬼子形象，一看就叫人恶心。江上军司令部成垃圾堆了，什么破烂、废物都往这儿送！

那位姚上校在家乡已有发妻，却又在东北勾搭上一个驴脸呱嗒的姓于女人，因为给他生了个儿子，成了宝贝，不知他通过什么渠道将这女人塞到副官处当了打字员。一上班就以上校夫人自居，别说中国人，就连日本人她也没放在眼里。我跟她没业务接触，风马牛不相及，但吾妻副官却三番五次冲我发牢骚，对这个女人颇有反感。我曾有心将自创的“马屁经”传几页给她看看，省得吃眼前亏，但她从未正眼瞅过我。我只得警告自己：别自讨没趣。对她敬而远之。有

一回，这女人将打完字的一份底稿送交吾妻副官，往桌上一扔回身就走。本就驴性的吾妻副官立刻暴跳如雷，喊住她，非要她双手递送，并且行礼。这女人偏不干，站那儿不动，满脸冷笑。吾妻离座动起手来，按着她脑袋往下低。这女人于是大哭大叫起来。

楼下的姚上校闻讯跑进来，见此场面，劝不了，拉不得，羞愧难当，手足无措。按常理吾妻只是个上尉，对上校的夫人理应忍让三分，但那鬼子兽性发作之下，哪管你什么上校？老子是日本人，明白吗？

这场“国际纠纷”最后判决是“满洲人”败诉，由这女人向吾妻赔礼了事。不知姚上校心中如何想。这是什么地方，你把老婆插进来不是自找苦吃吗？小鬼子已到了快狗急跳墙的分上，硬碰硬，恐怕要搭上命呢！我叹口气，不由得在心底又把保命的“马屁经”默诵了好几遍。

军法处由于人满为患，桌椅安置得走路都得侧身了。各处室情况也都差不多。职责重叠，官位双设，人浮于事，一塌糊涂。近日，还要把庞大的军需处搬到后院的军医处去，把病号全轰走。老一点的日、“满”军官们纷纷主动告退，或回家或另谋他业，走得差不多了。

李九鹏开设的这个“会局”造孽太多，社会上为此引发的自杀、凶杀、抢劫以及坑绷拐骗的案例真是罄竹难书。九爷的聚宝盆中每一枚铜板，每一块大洋都沾满了人间血泪，散发着地狱里那种令人发指的腥臭！

江上军造船厂上等兵刘文举杀人案，就是一个典型。

在哈尔滨东滨江大桥西侧与二十道街江坝之间有江上军的一处造船厂，也属于太平桥地区。名为造船厂，其实只能

修造一些小型汽艇、木船、运兵艇一类的船，是以维修、保养本军各种舰只为主的一个基地。由日本三菱公司建造的几艘大型主力舰，都是由日本将船体分解后用铁路运到这里，再重新组装下水的。在江坝附近的空地上堆放着大批造船、修船用的木料和钢材，由造船厂警卫队设岗看管。卫兵巡逻站岗，日夜不断。

附近，太平桥这个仅有二三百户人家的偏僻小村落，由于会局的开设也一下子热闹起来。其中有一户人家姓唐，山东人。男人有三十多岁，在哈尔滨市内一家工厂里当工人，卖苦力，为人老实巴交，少言寡语。其妻姓方，二十七八岁，毫无姿色，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他们没有子女，两口子只靠老唐微薄的工资生活，虽然紧巴巴的，但也能维持温饱。

造船厂警卫处上等兵刘文举系松花江下游汤原县的农家子弟，这年年末就可以退役还乡了。小伙子二十刚出头，身材匀称，体魄强壮，虽然谈不上一个“帅”字，但毕竟行伍出身，受过军训，精神、气质上自然比普通工人、农民强得多。每天下岗之余，常常到附近街巷溜达；发了军饷，有时也到会棚里去押上一把，但很少赢过。一来二去，不知怎么竟和老唐家拉上了邻里关系，大哥大嫂老弟的称呼叫得越来越近乎，成了唐家的常客。这老唐，每天辛辛苦苦地给厂主干活，疲劳非常。早出晚归。来回十几里地全靠步行，下工后走到家里往往已经天黑了。能认识、结交上一个当兵的朋友，又是近邻，多少能受到点关照，心里挺高兴。所以，这个憨厚、朴实的山东汉子对刘文举十分亲热，当成亲兄弟一样看待。

刘文举年轻力壮，有空就帮唐家干点杂活，劈拌子，打

煤坯，挑挑水，修修鸡窝什么的。喜得老唐妻子满面春风，端茶倒水，留人家吃顿饭便成了极自然的事。每逢刘文举休假，唐妻还帮他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有时这小伙子在唐家一呆就是一天。

时间一长，这姓方的女人就对刘文举动了感情。

老唐年龄稍大，每天累死累活，少有闲情。下工回家吃完饭，倒头便睡得和死猪一样。而方氏则正当年轻力壮时。稍重的杂活都有刘文举帮着干，她渐渐便“闲饥难忍”了。

到了夏天，刘文举光着膀子挥动大斧在小院里劈柴时，那健美的姿态，黑红闪光的肌肉，不由得让这女人春心摇曳，欲火中烧。借口让这当兵的兄弟进屋擦擦汗，一扭身便缠进了对方的怀里……这刘文举是个没媳妇的棒小伙子，哪能抵挡住这妇人如火的情焰？于是，干柴烈火一碰即燃，立刻变得难舍难分了。

此事很快就被邻里觉察，但皆惧于男方是江上军的“丘八”爷，没有人敢多嘴，只把一个老唐蒙在鼓里。这姓方的女人确是个淫女荡妇。有时趁老唐熟睡，她竟然在三更半夜就摸到刘文举的哨位上去。露天货场，木垛旁、草丛中都成了俩人寻欢作乐的地方。

会局开设以来，这个贫苦出身的女人也为发财，迷上了此道。得过甜头也吃过大亏，将老唐辛辛苦苦赚来的那点血汗钱都扔进了会局的虎口。每到年节，有时老唐就让她往山东老家寄些钱去，接济一下年迈的父母。而这女人却常常半路上就去会局押了宝。赢了，钱可照寄，自己攒下体己；输了便回家撒谎，说已寄出。当然赔光本钱的时候居多。等山东老家来信，事情败露，两口子便免不了争吵起来，气急了的老唐就会把这财迷心窍的老婆暴打一顿，痛骂一场。

这刘文举年底即将退役，也一心想在回乡前通过押会发笔横财，好衣锦还乡。于是，这奸夫淫妇“志同道合”，又联手押起宝来，打算一旦发财就一同远走高飞，同享富贵。

为了发财而沉迷此道，陷入会局罗网的人不下数百万，很少有人不为所动。为了押中，许多人求神拜佛，以至“走火入魔”。种种可悲、可怜而又可笑的祈祷方式风靡民间，荒谬怪诞，花样百出。其“秘诀”往往在亲朋密友间俯耳相告，不得外传。但不出几天便会有无数人一齐实施。

比如“祈梦”就是最普遍的一种方式。方法是將一条腰带（皮带、布带皆可）压在某位少女的枕下，第二天问她做的是什麼梦，根据梦中所见决定今天押哪个花名。如果梦见兔子，就押“合童”，梦见乌龟、甲鱼之类的就押“汉云”，梦见鳞蛇、长虫之类的那就一定要押“龙江”……有时，女孩没梦见什么东西，而家人又逼问得紧，孩子就只好信口胡诌一通以求摆脱纠缠。而听的人信以为真，一哄而去照样押赌。

还有一些恐怖而又荒诞的方式，更是叫人啼笑皆非：几个老太太不知听了什么高人的指点，说死人头盖骨是最灵验的占卜用具。于是，约上几个胆大心诚的老姊妹，带着灯烛于子夜时分来到老郑阳河的乱坟岗子去掘墓，寻找合用的骷髅头。选中后，将事先准备好的写有三十七个花名的纸团放进头骨中去摇动，几个人同时口中念念有词，求鬼助财。当有纸团从摇动的头骨中跳出时，这就是鬼显灵了。于是，几个老妇便跪下冲这颗头骨磕头致谢，然后哆嗦着手指将纸团展开，看看当天应该押哪个会码“花名”。不料这时，一只大黄鼠狼突然从坟窟窿里蹿出来将骷髅头撞翻，吓得几个老

太太失声大叫，有的竟当场吓昏过去……

而刘文举和这个姓方的女人则共同策划了一个罪恶的方案，要用淋漓的鲜血去祭天、押宝、求财！

这一天，晚九时许，太平桥当天的会局已散。黑沉沉的夜幕下，几座席棚里灯火阑珊，里边打更守夜的几个人照例围坐在一起喝酒、打牌，或议论着白天发生在会局内外的种种奇闻怪事。这时，由西向东，通往太平桥一带的江边土道上照例出现一个步履蹒跚、疲惫不堪的身影，正是每天由此路过的刚下工回来的老唐。这天因为厂主逼着加班，比平日放工还晚了两个多小时。老唐累得筋疲力尽，还饿着肚子，步行一个多点，走到家附近已经是浑身无力，腿肚子发颤了。但是，毕竟已望见了自家小土房的灯光，他似乎已闻到了热腾腾的高粱米粥、玉米面饼子和小葱蘸大酱的香味了。不由得打起精神，稍稍加快了脚步。

当他走过江上军造船厂的大木垛旁边时，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一声：“唐大哥！”

老唐回头一看，原来是刘文举，手中拿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星光下虽然一切都模糊不清，但熟悉的身影和声音使他明白，今夜又轮到这位兄弟站岗了。于是笑着应了一声，摆摆手：“又是文举老弟站岗啦？明天下岗，抽空到家去啊……”转身离去。刚迈出两步，一柄锋利的枪刺已经刷地从背后给他来了个透心凉！

这憨厚的山东汉子连一声都没哼出来就被踹倒在地，刺刀拔出后只翻滚了两下便死在了木垛旁，鲜血溅了一地。

刘文举把大枪扔在一边，伸手去拖拽尸体。暗影中走出了那姓方的女人。俩人一声未响，每人抓住老唐一条腿将他

拖进了两堆木材中间的夹空里。扯来树枝、杂草仔细地把尸体掩盖起来，然后，又回到杀人现场用刺刀，树枝将土道上的血迹刮扫得干干净净……

审阅这桩谋杀案的卷宗时，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个谋害亲夫的女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然在与刘文举掩盖完丈夫的尸体后仅仅几分钟，就在木垛旁，距死尸不到几米远的地方又和刘文举来了一次酣畅淋漓的野合！

在后来的审讯中，他们才供出了缘由。原来，这两个人准备第二天尽其所有，孤注一掷地去押宝。选定的花名就是“花云”和“根玉”，而“红云”即是鲜血，“根玉”则是指男姓生殖器或性行为的代名词！这两个被“财、色”二字烧红了眼睛的赌徒，竟然采用了这种丧尽天良、惨无人道的手段，用他们的话说是“以血祭天”来进行一次“豪赌”。

第二天，这个杀机未尽，满脸凶相的女人就出现在了会局中。左右手各攥着五十元纸币，走到台前毫不犹豫地分别押在了“红云”、“根玉”两门花名上。

常言道“苍天有眼”，可今天，万丈红尘竟然蒙蔽了老天爷的眼睛！锣声响处，宝匣一开，“红云”两字出现！

立刻，会场上又是一阵喧嚣。“红云，红云”呐喊声中，人群里的她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产生错觉，忙向周围的人一再打听，得到证实后，她又惊呆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昨夜那残忍、血腥继而又万分丑恶、污垢的一幕幕情景也化作一片红云，带着浓重的血腥味将她笼罩起来，久久不散。直到人群开始涌动、疏散时，她才一激灵从地上爬起来，举着押中“红云”的那张名码，疯了似地向兑款处奔去，嘴里狂呼乱喊着：“老天有眼哪！我得救啦……”

这种场面，会局中的人们已经司空见惯，没人去注意一

个得彩人的狂态，何况还有现场哭嚎，昏倒、寻死上吊的陪衬。这女人只不过赢了一千五百元，与某些赢了几万、十几万的大赌家比，那就更是微不足道了。

兑款处是一个比较大的席棚，里外皆有几个彪形大汉荷枪实弹地守卫着。窗口设一大条案，成捆的钞票堆成一座小山。三五个专人同时收票付款，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一阵山响，不到一小时就将中彩的人打发完毕。姓方的女人双手捧着十五张崭新的百元“老绵羊”（票面的图案上是一群绵羊，故此得名），神情恍惚，踉踉跄跄地往家走。路过昨夜的杀人现场，发现虽然仍有一些血迹、遗痕，但土道上人来车往，车辙、马蹄粪蛋已将血痕逐渐掩盖殆尽，不觉长出了一口气，对几米远的藏尸处看都没看一眼就匆匆而过，回家数钱去了。

转眼过去了一个多礼拜。由于老唐一贯早出晚归，街坊邻居很少与他见面，所以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他也没人奇怪，尤其了解这女人与刘文举的暧昧关系以后，更是连串门的人都绝迹了。

这女人一下子赢了一千五百元，兴奋得好几天睡不着觉，她有生以来头一次拥有了这样大的一笔巨款。如果这时，她能冷静下来带着钱远远地躲起来，等刘文举几个月后退役，二人远走高飞，就算谋杀案发，也很难将他们抓捕归案了。在那种年月，死一个寻常百姓就像死个蝼蚁一样，警察老爷哪有闲工夫满世界去破案缉凶啊。

可这女人却忍不下来。贪欲的邪火将她烧得坐立不安，不把这一千五百元翻上几番岂能罢休！于是，第二天、第三天又接连去会局押宝，几天下来，将这一千五百元又送回去了大半。这样一来，急于翻本的心理使她更加欲罢不能了。

又过了几天，木料堆夹空里的尸体因天热渐渐腐臭，招来了嗡嗡的大苍蝇，老鼠、野狗、黄鼠狼纷纷前来扒吃尸肉，把掩盖尸体的树枝乱草扯开，竟露出了死者血肉狼藉的肢体来。轮到刘文举来站夜岗，见状不由得大吃一惊，忙又找些树枝、杂草掩饰，又惊又怕，又被尸臭熏得头昏脑胀，忙活到鸡叫，才算拉倒。

谁知白天接班的一个流动哨兵被野狗的狂吠和扒刨吸引，走过去用大枪一拨拉，才发现是一具死尸，遂立刻向造船厂的日本人报告了。而日本人根本不把这当成一回事。一连好几个站岗的士兵反映此事，卫队长松田就有些不耐烦：“一个死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被野狗吃光了不就完事啦！只要木材不丢就行，嫌臭就躲远点，可以设流动哨，巡逻守卫嘛！”

大概在老唐死后十余天，忽然有道外警察分局三个便衣警察来到了造船厂，其中有一个日本人。厂长安孙子上校接待了他们。原来是有人举报，在江上军造船厂木材垛中发现尸体，有涉刑事案件。警察局来察看现场，特来请求协助的。安孙子上校一听满口答应，立即派歪脸少尉佟多福带上两个卫兵，领着警察们去了现场。

轰散成群的苍蝇，日本人警察头目，用手帕捂着鼻子，让两个警察动手验尸、拍照。将尸首翻过来，后背上刺刀捅的刀口清晰可见。一个警察用铁卷尺仔细量好刀口宽度，记录在案。然后又找来几片破席子重新将尸体盖住又压上了些石块，就撤离了。

第二天造船厂上下官兵中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听警察说，这老唐是被刺刀捅死的！谁干的呀……”刘文举也装模作样地跟着瞎掺和，但心中发慌，后悔没早点把尸首扔

江里去……

经过几天的明察暗访，根据唐家邻居的反映和综合判断，案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刘文举和姓方的女人同时被捕。抓捕前，警察将这女人带到现场去认尸，这悍妇还虚情假意地哭嚎一场，不知是痛悔，还是怨恨。

由于刘文举是现役军人，被关押在第四宪兵团的大牢中，而姓方的女人则被关进了道外区警察局的牢房。听协助押送犯人的卫兵回来讲，就连大牢里的囚犯也在谈论“会局”的新闻。有人来探监，这些犯人最关心的就是今天开宝出的是什么会码花名，热心地打听谁中了彩，哪个赔了钱……这“会局”的魔力，由此可见一斑。

这唐家女人被押到警察局后，经三五次拷打、审讯就一五一十地把案情交待得清清楚楚了。从预谋杀人，以血祭天，选押“红云”、“根玉”到与刘文举通奸的详细经过、次数、细节全都说了出来。这个造船厂上等兵通奸杀人案在全军不胫而走，连远在佳木斯、黑河基地的驻军和舰上官兵都在议论此事，惟独日本人，虽然早知道这件丑闻，但没一个人参与议论，有的只在耳闻之后用右手食指做出一个扣动扳机的动作，嘴里弄个响，嘿嘿一笑便转身走了。意思非常明确：杀人者枪毙，何况是个“满洲人”！

江上军军法处长、少校军法官石突兼二，原是日本在乡军人曹长（上士）。平时相处，真真假假，嘻嘻哈哈，有时将脸一板凶相毕露，有时候又咧着大板牙谈笑风生，让人琢磨不透。不知受什么心理支配，这家伙对这桩案件非常感兴趣，火燎腩似的急于开庭审讯。

日本人涩谷少校与他同级，也是军法官，任期比他稍

晚，办案稳健，考虑周详，但也挡不住石突的急性子。

于是，在刘文举被捕的第二天，军法处就匆匆开庭了。

因为每天下午三点以后是我去政法大学上课的时间，司令部人都知道，所以军法处开庭一般都安排在上午进行。地点就在司令部大楼的最上层，三楼的会议大厅。

早晨刚上班，石突就派出了两个军法上士坐着卡车去第四宪兵团将刘文举从大牢里提了回来，用铁链子锁在了法庭外面的铁柱子上，等候提审。

法庭组成以“满洲人”上校处长陶诚为审判长，石突少校为检察官，涩谷少校为陪审官。其次，翻译官左奇峰，书记官小野仁藏。

审讯开始，一阵稀哩哗啦的脚镣声，上等兵刘文举被两个军法处上士带入了法庭。这个汉子双脚叉开，昂首挺胸，脸上毫无惧色。我奇怪地发现他竟然没穿鞋，光着脚板站在地板上。后来才知道是宪兵有意折磨他，借口上脚镣碍事，把皮鞋给他扔了。江上军和宪兵团历来是冤家对头，这回得着报复、出气的机会岂能轻易放过？刘文举在宪兵团狱中的待遇可想而知。

法庭按老一套程序进行了姓名、年龄、所属部队、军阶、原籍等方面的问讯。犯人回答得十分利落、爽快，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没一句隐瞒、推诿之词。只求给他来个“痛快”，并且面带笑容。因其态度出人意料，以致法庭上常常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

当主审官陶诚上校问道：“刘文举，你杀人是要判死刑的，你不怕死吗？”

“死刑？不就是一个死吗！”刘文举冷笑一声，“我不怕。

我这条狗命算个啥？死的人多啦！炸死的，捅死的，活埋的。咱满洲人活在这个世道上，死是早晚的事，我早就不在乎了！我今年二十二岁，还有比我小的，不也有淹死的、打死的屈死鬼吗？我不屈……”说着，将带着手拷的双手举向高空大呼：“老天爷！我这条命算个啥，算个啥呀！——”又把双拳砸向自己的额头，泪流满面。

四天以后，大概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军法处开庭进行了宣判。刘文举已经被宪兵打得面目青肿，衣裤破碎。衬衫里面鞭痕，血迹清晰可见。宣判之前，审判长再一次核对了案情经过以后，又询问了犯人的家庭情况。刘文举回答得很干脆：“我家有爹、妈、哥、嫂，死了我家也不绝后！快点吧，给我来个痛快！”他大概受刑过重（这是宪兵团行的私刑，犯人没有一点不伏罪或者推托抵赖的表现，根本没必要用刑），站立不住，最后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一个上士要去把他拉起来，被涩谷少校举手制止。就让他坐在地板上回答问题。

当主审官陶诚上校问道：“你这么年轻，还没能为国效劳就得去死，不觉得遗憾吗？”

“什么国家、年轻？狗屁！金钱、女人我全享受了，明白了！”刘文举厉声道，“我没啥可遗憾的了。”

前后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办完了法定的程序，审判长当庭宣读主诉定案词：宣判江上军上等兵刘文举因杀人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后宣告休庭。

下午，我照例去大学上课，一路上胡思乱想，心情十分沉重，连自行车都有些骑不动。民法、俄语两堂课听得糊里糊涂，毫无收获。

第二天，我由别人那里知道了行刑的经过：

法庭判决刘文举死刑的当天下午三点半，由江上军司令部派出一辆卡车，军法处四名法警携带判决书从宪兵团牢房提出犯人，由四名荷枪实弹的宪兵将犯人推推搡搡地弄上了卡车。临上车前，刘文举对军法处王上士说：“大哥，我想要个西瓜吃。”这是临刑犯人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何况还是本军的士兵。

王上士立刻满足了他的要求，自己掏钱从附近的水果摊上选了一个好瓜送上了车。刘文举双手接过，就在车篷上砸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瓜瓤甜汁糊了个满嘴满脸。汽车开动，一路上这汉子引吭高歌，大唱家乡小调，引得许多路人驻足相望。

卡车直奔二十道街东边的江坝上开去。途经下午已散了场的会局大棚和杀人现场，来到了坝下的刑场（即兵变事件后的焚尸处）。这里十分荒凉，人烟绝迹，江风扫过，虽是夏天也令人毛骨悚然，起鸡皮疙瘩。

几个宪兵将犯人拽下车，让其面向江北跪下，而刘文举不知何故偏偏要向东转过去。江上军的法警认为不管朝哪儿都没关系，与宪兵争执起来。其中一个宪兵怕出意外差错，举枪就向犯人后脑部射去，子弹从刘文举右耳朵穿过将头皮划开，立刻血流了满面。犯人昏迷欲倒时转过身来，另一个宪兵冲上去一手抓住他衣襟，另一只手把大枪夹在腋下枪口对正脑门又开了一枪，才将犯人击毙。四个江上军法警见状大怒，上去就给了先开枪的那个宪兵一脚，大骂：“操你个妈的！这叫什么枪法，临死还让他受罪……”将宪兵虐待犯人攒下的怒气一并发泄出来，双方几乎扭打在一起。那个宪兵自知理亏，连连作揖告饶。四个法警怒气难消，将枪口指向四个宪兵道：“狗娘养的，滚吧！快滚，老子的汽车不是

拉你们的……”四个宪兵这时哪还敢上汽车，马上连滚带爬地奔上大坝，兔子一样往西跑没影了。

这时，远处传来了凄厉的哭喊声。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跌跌撞撞地向这里奔来。这是刘文举的父亲和哥哥给他收尸来了。后边有两个苦力用木杠抬着一口简易的白茬棺材。前天，已由司令部通知了犯人家属，他父兄昨天赶到哈尔滨，住在了小旅店中，就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

撕心裂肺的哭喊和呜咽被阵阵江风吹散，血迹被沙土慢慢吸干。西边会局的席棚里喝酒划拳的声浪又起，松花江水默默无言东流……上等兵刘文举杀人案很快被人们忘掉了。因押会所引起的一幕幕人间悲剧、丑剧和喜剧仍在满洲的各个角落里继续上演。

那个唐家寡妇、姓方的女人被社会刑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在刘文举被判决之前，石突兼二曾与道外警察局联系，以证实案情为由，将这女人引渡到江上军军法处进行了非正式的审讯。以他为主审，小野陪坐，还有我和两个军法上士在场。

这个少校军法官石突兼二，小矮个子还不到一米六，罗圈腿，大板牙，苍白的鬼脸上配着一副黑边眼镜，相貌十分丑陋。据我判断，他就属于日本国的“虾夷族”（日本土著）。他对长相比他强、个头比他高的人一概仇视。平时对“满洲人”就以“指导民族”自居，找到一点借口便竭尽其挖苦、嘲弄之能事。

在讯问唐家女人时更是一副戏弄、调笑的下流相。其淫秽、污浊的用词真叫人无法启齿、翻译。对这女人与刘文举通奸的细节、动作统统问到：“你俩在大木垛上干的滋味比

在家炕上好吗？每次多长时间？什么姿势……”，听得我面红耳赤，满身冒火，感到了民族的奇耻大辱。这种场合，哪里是审讯，简直就是对“满洲人”的侮辱和嘲骂！是对中国人人格的欺凌和践踏！我气得张口结舌，耳朵嗡嗡直响，不知如何摆脱这难以忍受的折磨。石突见我不给他翻译，向我投来恼怒的目光，我只好说：“你问的特殊语汇，我从未学过，也没听说过，实在没法翻译。您大概是说……”我故意胡诌一通，装糊涂。小野仁藏坐在一边两臂抱胸一脸狡猾的狞笑。石突咧咧盖不住大板牙的嘴，非常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宣布退庭。他站起来走过那女人身边，竟伸手在她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把，大笑而去。

回到副官处，我才发觉自己额头和脖根都渗出了汗珠。坐下点支烟，借着闲扯的功夫，我把刚才法庭上石突的丑态说给了矢野处长和宫崎副官。

“是吗？这个阳痿不举的下流坯！”老处长矢野气得大骂，“以后再找你不来！这个混账……”他忘了，我在军法处的职责和二十元的津贴。